

黃牧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Z1/TCNB 20
总记登号	152118

音樂的故事



音樂的故事

黃牧著

書 名：音樂的故事

作 者：黃牧

責任編輯：趙德強

封面設計：鍾啟韶

攝 影：于港民

出 版：明窗出版社

發 行：明窗出版社

北角英皇道六五一號六樓 5-653111

新加坡、馬來西亞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印 刷：雅聯印刷有限公司

再版日期：一九八八年九月

定 價：每本港幣二十二元

出版書號：88U007

ISBN 962-357-041-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過去八年來，我在香港刊物發表過有關古典音樂的文字，相信不會少於四十萬字。今年把一部分這些文字結集成書，除了本書外還包括了剛出版不久的《音樂演藝名家》；總算完成了多年來的一個心願。

我這心願是想通過這兩本書，一方面給香港許多愛好音樂的朋友提供十分缺乏的中文知識性音樂讀物，另一方面更想藉此提高許多初聽古典音樂的朋友對音樂的興趣。從近年來香港藝術節、管弦樂團，和市政局及其他單位主辦的音樂節目受歡迎的程度，可見香港早已不再是音樂「文化沙漠」了。目前許多刊物與報章，都有音樂版或音樂專欄，對進一步推廣年青一代對古典音樂的興趣，顯然能起重要的作用。多年來我選擇在銷量最大的《明報周刊》撰寫音樂專欄，目的便是希望為推廣古典音樂出一點力。而本書收集的，大都是在明周發表過的文章。

本書共分六個部分，除了序曲的「音樂武俠小說」，是一篇即興遊戲文章之外，我希望其他的文章，都能做到以讀者容易閱讀的方式，提供一些音樂知識或信息。其中

讀者也許有興趣閱讀我在「音樂對話」和「音樂會」裏的經驗。至於取自外國音樂論著的資料，對我影響最大的樂評家，應首推 Harold C. Schonberg，他不但見解精闢，我尤其佩服他那種易讀的「說故事」的筆法。

最後要強調一點是，我近年雖業餘寫作，發表的東西卻不少，樂評文字僅佔其中一個小部分，不過這卻是我真正喜歡寫的部分。原因很簡單：聽音樂是我生活趣味的主要內容，而我希望我的讀者，也可以和我一樣，充實自己的音樂修養，享受其中的無窮樂趣。

黃牧

一九八八年八月

荷洛維茲當年「退休」時贈給本書作者的相片



一代鋼琴大師荷洛維茲八十六年在倫敦舉行音樂會後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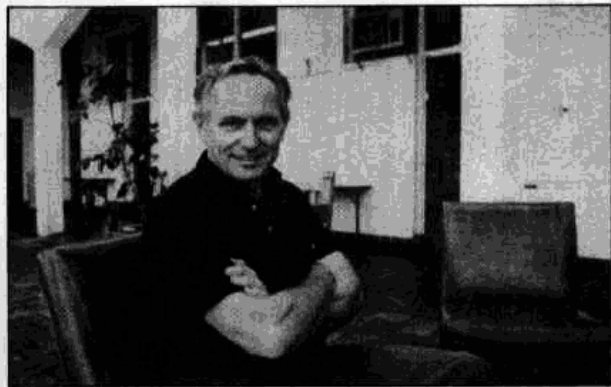




指揮家伯恩斯坦(圖左)和小提琴家曼紐軒(圖右)
當年贈給本書作者的照片

鋼琴大師阿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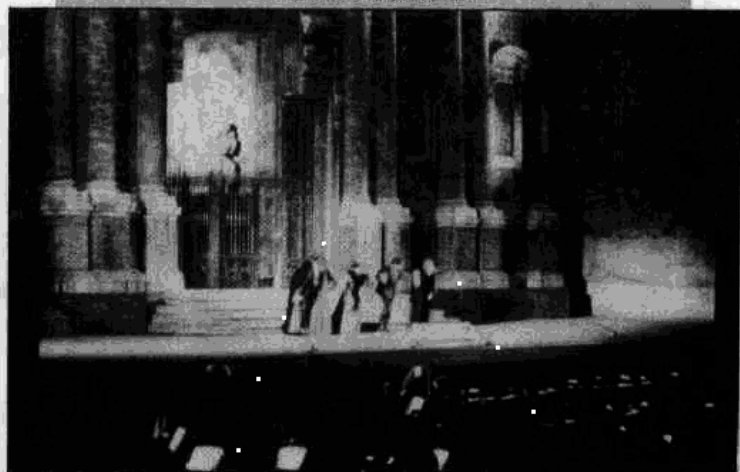


澳洲爵士樂大師Don Burrows與本書作者一見如故



Don Burrows 雷平·布魯斯(譯名)

羅馬廢墟的歌劇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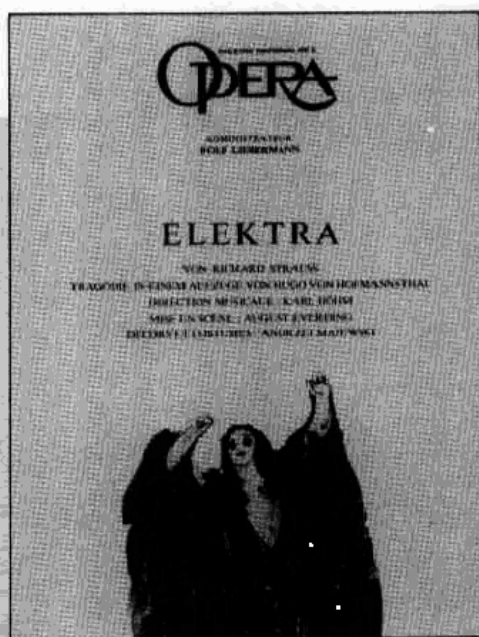
墨爾本「史佩拉圖音樂節」聖羅素的「蝴蝶夫人」的謝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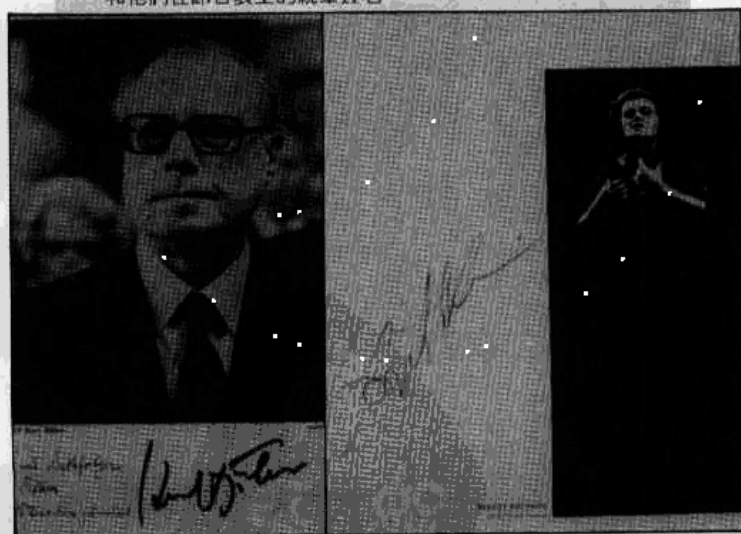


莉安娜貝伊德題贈給作者的唱片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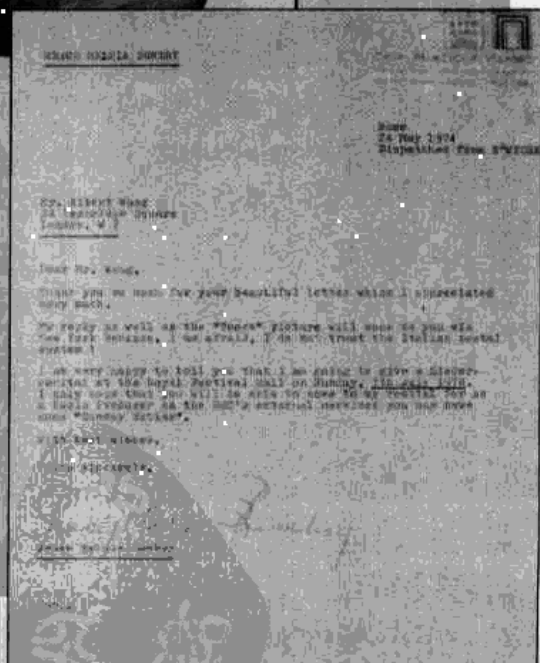


巴黎十載難逢的Elektra指揮波姆Bohm和主角摩儀遜Nilsson
和他們在節目表上的親筆簽名





黑人歌唱家布琳莉的簽名照片和她給作者的信





作者聆聽音樂的環境



序曲（音樂武俠小說）

廿一世紀大雪山論琴記

一連下三日三夜的大風雪，亞爾卑斯山處女峯頂上原已終年白皚皚一片的雪地和廣寬浩瀚的冰河河面，不斷的敷上一層層新的浮雪。浮雪很鬆，人在上面走動，兩腳會深陷下去，根本寸步難移。快到子夜時分，濃雲層層，天色灰暗一片，要不是白雪反射着微弱的星光，處女峯巔根本伸手不見五指。

但是，在峯頂的一塊聳立如針的怪石之巔，卻見有一人靜坐。狂風吹不動他，大雪更沾不上他身上。

他是個年紀大約七十來歲，面目清秀個子瘦長的老漢。他身上僅僅披着單薄的布衣，左手輕提着一把小提琴，右手拿着弓，靜坐如山，紋風不動。

這個童顏鶴髮，顯然大有來歷的老漢，目光炯炯的凝視着東南方，似乎在等待甚麼似的。

更接近子夜了。老漢的眼蓋突然輕輕的跳動了一下，只因他看到冰河遠處有一點針頭大小的黑點出現。黑點越來越大，以旋風般的快速，朝着他的方向滾滾而來。

一瞬間，一名中年漢子已站在他面前。

來客大約五十來歲，濃眉大眼，國字口面，木無表情的面孔，更是不怒自威。

他穿着一身燕尾禮服，遠道而來，衣上卻一點不沾雪花。奇怪的是他手上也輕巧的提着一個小提琴盒子。

就在中年人身形停下來的一刹那，老漢舉起左手一看腕上的手表，只見分針剛好跳上子夜十二點。

「史兄確是信人。十年之約分秒不差，真不愧是樂壇一致敬佩的以演繹忠於原譜著稱的琴王。」

中年人濃眉一揚，答道：「海老前輩言重了。史某雖負時譽，但那敢與琴聖相提並論？只是這十年之約，史某卻是期待已久，今天實在要向琴聖多多請益。」說罷雙手一拱，身形一低，就坐在浮雪之上。

「好說好說。只是踏進廿一世紀三十年代的今天，環觀普天之下，還真能把咱們這世代相傳的絕藝一直承先啓後發揚光大的，只怕也僅剩咱們哥兒倆了。」那個琴聖海老前輩感慨地說。

「海老前輩一言，正說中了在下心意。」中

年人嘴裏說着，面色卻突然凝重如霜：「只是琴聖與琴王的高下，還得在今天有個了斷！」

海老前輩深深的嘆一口氣，仰首望着天邊，說：「名氣名氣，於我復何求？咱們一向肝膽相照，難道今天真要爲此大傷和氣，來個徹底了斷？」

「不瞞前輩，在下這十年苦修演繹心經，自問已做到演繹既能忠於譜上音符，又能奏出作曲弦外之音那種前所未有的崇高境界。在技巧上在下自問也能在雙泛音、左手撥弦，及頓音的演奏新方法上更上高峯。不怕見笑，當年的柏格尼尼和海費茲，恐怕也還沒有達到我的境界！但江湖樂人到今還是說，琴王雖是了得，可是始終差點還不能達到琴聖的最高境界。你說這口烏氣我如何能繼續咽下去？」史兄越說語氣越激昂，聲音更是如金石相擊，聲不響而自亮，穿透亞爾卑斯羣峯。

海前輩也似乎被他的豪情所感染，一時說不出話來。過了一盞茶時間，他才再長嘆兩聲，說：「兄台既有此豪情，小弟自然樂於捨命陪君子。俺一大把年紀，又歸隱多時，名利早置諸度